

拿破仑之死

——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 人物的终结

●胜者王 败者寇

1 815年10月17日。

英国“诺森伯兰号”军舰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在
南大西洋的一座名叫圣赫勒拿的小岛上靠岸。

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反法同盟的领导人，密切注视着这次非
同寻常的航行。因为，舰上载有一位曾使他们胆战心惊的特殊人
物。

这个曾嫌整个欧洲大陆都太小，欲征服世界的人物，将在这只
有121.7平方公里的火山岛上度过他的余生。

他叫拿破仑·波拿巴，时年46岁。

拿破仑这个名字，意为“荒野的狮子”。就像虎落平川遭狗欺一
样，曾经吼一声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这只“狮子”，如今在四面一片汪
洋大海的孤岛上，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而且简直就像是一头被
关进铁笼子里的动物。

把圣赫勒拿岛作为拿破仑的囚禁地，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

个岛远离大陆，距离最近的非洲西岸也有 1900 公里。但该岛总督乔治·科伯恩爵士仍然害怕这只“狮子”逃回欧洲大陆。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拿破仑会轻而易举地办到。

就在 7 个多月前，拿破仑被流放到位于自己老家科西嘉以东 50 公里的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他不费一枪一弹，创造了“百日政变”的奇迹。

那是 1815 年 2 月 26 日。拿破仑率领 1000 余名卫士和老近卫军士兵，趁着茫茫夜雾，分乘几艘船只偷渡回国。3 月 1 日凌晨，顺利地，在法国南部儒昂港登陆。对被反法同盟用刺刀扶植上台的波旁王朝不满的群众，像迎接“救世主”一样欢呼他凯旋。

“在我流放的时候，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为了同你们在一起，我克服了一道道障碍，经历了许多危险。现在，我回来了。……士兵们！集合在你们领袖的旗帜下吧！”拿破仑向欢呼的群众发表讲演。这个讲演在全国不胫而走。

惊恐万分的波旁王朝派出 3 万大军阻击拿破仑。聪明的拿破仑避免武装交锋，甚至下令他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开枪，选择阿尔卑斯山的小路向北挺进。

在拉弗雷隘口，拿破仑的队伍遇到了早有准备的王室军队。拿破仑让他的部队左手持枪，枪口朝下，跟着他前进。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对手高喊：“站住！再前进就开枪啦！”只见拿破仑示意部下停步，自己继续向前，边走边解开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向枪口对准他的王室士兵说：“你们还认得我吗？你们当中谁想打死自己的皇帝？我来领受你们的子弹。”这场面让王室士兵既敬佩又感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经在拿破仑指挥下打过仗，不知是谁发出“皇帝万岁”的欢呼，顿时，整个部队齐声响应。前来堵截的王室军队，反而成了跟随拿破仑的队伍。一路上就像滚雪球似的，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了谁也无法阻挡的滚滚洪流。这支队伍还没有到达巴黎，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路易十八已经率领其家人闻风而逃。巴黎的

杜伊勒里宫又升起了拿破仑的三色旗。

3月20日晚9时许，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拿破仑乘坐的马车在杜伊勒里宫前停下。人们抬起拿破仑，把他放到了皇帝的位置上。一个得到欧洲各君主国全力支持，拥有庞大王室军队的路易十八政权，竟被赤手空拳的拿破仑轻而易举地摧毁了。

“历史将证明这是我的光荣——为了推翻波旁王朝，我不需要庞大的军队和海军，……我禁止哪怕射出一颗子弹！人民和军队把我送到巴黎！”拿破仑重新上台后得意地说。他把这一成功看作是平生“最痛快的一件事”。

当然拿破仑不会想到正是这“光荣”给他带来了以后的耻辱和特别的“照顾”。

原以为把拿破仑这只受伤的“狮子”关进厄尔巴岛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反法同盟国领导人，现在后悔莫及。8个同盟国前一时期还在为瓜分领土一事吵得不可开交，如今又携起手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称对拿破仑“既不能讲和平，也不能休战”。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各自出兵15万人，气势汹汹地向法国扑来。

6月18日在巴黎东北200多公里的滑铁卢展开的决战中，独木难支的拿破仑尽管充分施展了他的指挥艺术，但终究抵挡不住联合起来的优势之敌，吃了败仗。4天后，被迫第二次退位。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这样评论失败于滑铁卢的拿破仑：“失败反而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高大些。”

心有余悸的反法同盟，为了绝对防止从厄尔巴岛上发生的事件重演，决定把拿破仑囚禁在远离大陆的英属殖民地圣赫勒拿岛。英国派往该岛的总督，怎么能不如临大敌呢？

一位曾经在岛上替拿破仑看病的医生，这样描述对拿破仑的防范措施：居住地的入口处派驻了一个中队的卫兵。在距房屋约600步远的四周，布置了一条警戒线。房屋进门处安排双岗，巡逻

兵来回不断。拿破仑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一块周长约 12 英里的地方。晚上 9 点以后，就不得随意离屋，不凭口令任何人不准通过，直至天明。在岛上每个登陆点，都设了哨兵，连通向海面的每一条小径，都安插了岗哨。离岛不远的海面上，两艘战舰不断游弋。除英国军舰和遇到重大灾害外，任何船只都不得靠岸停泊，即使因灾害寄泊，也不准任何人上岸，并且两艘战舰之一要派军官带队登船管束，防止非法联络。岛上的渔船都编了号，每晚落日时在一名海军少校监督下抛锚停泊，日落后则一律不准下海。岛上的值日军官每天必须两次亲自察看拿破仑是否还在岛上指定位置。可以说，采取了人间尽可能严密的防范措施，只差让拿破仑戴上镣铐了。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失败的拿破仑，此刻真正尝到了失败者的滋味。

金碧辉煌的宫殿，山珍海味的佳肴，还有那盛大的舞会等，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如今，只有几间低矮的平房，几个贴身的侍从，和几样吃了让人胃疼的食物。

新来的总督更让拿破仑气得七窍生烟。1816 年 4 月 14 日英国派了一个名叫赫德森·洛的人来接替乔治·科伯恩。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把拿破仑原来可以自由活动的范围，由方圆 12 英里改为 8 英里，而且指令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不等太阳落山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出现在拿破仑周围。一向喜欢在黄昏时散步闲逛、独来独往的拿破仑，对此大发雷霆，可是无济于事。

后来，英国政府又缩减了拿破仑的生活津贴。为了恢复和增加这些可怜的费用，昔日的法兰西皇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小小的总督请求和争吵。能享福也能吃苦的拿破仑，也许并不只是为了这几个小钱，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受了侮辱。他把荣誉看得比一切财物、女人甚至生命还重。他曾这样说道：

“爱光荣如同撒旦横架在混沌上面的一座桥，使地狱能通往天

堂。光荣把被无边无际深渊隔开的过去和将来联结起来了。我没有什么东西遗留给我的儿子，只有把我的威名留给他。”

他现在唯一可以报复新总督的手段，就剩下他的威名了。拿破仑以“微薄生活得不到供给”为名辞退了7个仆人并卖掉了一些银制器具，想以此引发人们的同情，激起公众舆论对总督赫德森·洛的谴责。但如此呕气的结果除了伤己身体外又会有什么用呢？

神情恍惚的拿破仑，常常在海滩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时而蹲下身子，用手指在沙滩上描画着什么。

已是黄昏时分。落日的余辉将一边的海水染得通红。隆隆的炮声从英军在岛上的炮台发出，既像是预告夜幕即将降临，又像是显示胜利者的权威和得意。

“炮声多么熟悉的炮声！”从炮兵起家的拿破仑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要来这里听炮声。胜利者自鸣得意的炮声，在这个失败者的心里，竟会引发出绵绵不绝的对辉煌胜利的美好回忆……

1793年，在法国南部土伦港发生王党分子叛乱。他们倚仗英国和西班牙舰队的支持，顽强抵抗法兰西共和军的进攻。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拿破仑接任围攻土伦的炮兵副指挥。他率领炮队迅速抢占制高点马尔格雷夫堡高地，使凶猛的大炮威力倍增，一举摧毁了王党叛乱分子的这一重要据点。12月22日，年仅24岁的拿破仑因为战功卓著，被破格提升为准将，而两年前他才是个中尉，两个月前才提拔为少校！

1795年10月，巴黎王党阴谋暴动，拿破仑受命指挥镇压。面对敌方力量多七八倍的危急形势，他又一次发挥了炮兵专家的天才，抢先运来了数十门大炮，用霰弹向两万多名王党叛乱分子猛烈轰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拿破仑进一步崭露头角，当月升任少将，担任法国内防军司令。

难怪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拿破仑因为对炮兵的熟练运用和指挥，而被誉为“战神”。在以后不长的岁月里，这个“战神”率领

他的远征军 两次进入维也纳 横扫罗马、柏林、马德里、开罗和莫斯科，令世界为之一震！

.....

多么美好的回忆！也许，此刻在海滩边的拿破仑，还想起了庆贺他加冕称帝的礼炮。

1804 年 踌躇满志、年仅 35 岁的拿破仑到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接受加冕。以往的传统，都是国王要向教皇宣誓效忠，尔后接受教皇的加冕。然而 藐视传统的拿破仑却故意脱掉皇服 身穿猎装 牵着猎狗，以一副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样子跨进圣母院，来参加神圣的加冕仪式。风尘仆仆赶来主持仪式的罗马教皇，刚要举起皇冠准备给拿破仑戴上时，不料他一把夺过皇冠，自己戴上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从此以后 教皇必须对我宣誓！”1809 年 他果然软禁了教皇 侵占了其领地 直至 1814 年才释放和归还。

“该回去了！”一位英国军官的厉声招呼，打断了拿破仑的思绪。他很不情愿地返身向那低矮的平房走去。

沙滩上，留下了一个个用手随意描画的炮台和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一代英豪临终遗言：我死得过早

1821 年 5 月 5 日下午 6 时许。

圣赫勒拿岛海拔约 250 米的“长林”坡地上，一间阴暗潮湿的卧室里，52 岁的拿破仑蜷缩在床上，仿佛看到死神在向他招手。剧烈的病痛无情地折磨着他。更使他心如刀绞的是，未酬的壮志将随着他生命之火的熄灭而永远不能实现了。他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睁大眼睛喃喃地说完“法兰西.....军队.....冲锋.....”之后，便与世长辞了。

手搭拿破仑的脉搏，一直在做延长其生命最后努力的安通马

尔基医生，终于轻轻地放下这位威震全球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手腕，泪流满面地宣告：“他的灵魂归天了！”

木然伫立在旁的皇帝的随从，都是志愿来到这荒凉小岛陪伴、侍候其主人的，现在望着死不瞑目的主人，禁不住痛哭失声。

没有哀乐，只有拍岸而起的汹涌波涛声，仿佛大海也在为有着大海般豪情壮志的拿破仑过早地离去而哭泣。

“我是一位新普罗米修斯。我被钉在悬崖绝壁的一块大石上，一只秃鹫啄食我身上的肉。是的，我曾从天上窃了火种，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法兰西：火种已经上升到原来的地方，我却一直被钉在这里！”

逝世前的拿破仑，站在这火山岛的荒山野岭上，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越是渴望生命，渴望自由，就越不满这阴冷潮湿的空气，这令人窒息的囚禁！

但他一直没有绝望，伺机东山再起。他关注着岛外的世界，也意识到岛外的世界始终在注视着他。他身矮腿短，肌肉发达，但并不妨碍他总是高人一筹地观察动向，机敏而准确地做出判断。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养成了每天工作 15 小时甚至 18 小时的习惯。如今，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过闲散的囚徒生活，其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是不难想象的。但如果就此颓废、消沉，那就不是拿破仑了。他大量地读书，还学起了英语，计划一天学 50 个单词，6 个星期之后就能掌握 2000 多单词，也许他这是在为完成征服英吉利海峡的遗愿做准备。他经常身着单衣，头戴阔边帽，在“长林”的庭院漫步，大声地向他的随从指点着什么。有时突然敲铃，召集全体随员紧急集合，他在队列前面摆开阵势，教导他们如何形成最佳火力，把迎面而来的敌方骑兵打个人仰马翻……。

然而，身处逆境仍雄心勃勃的拿破仑，却不留心让无情的病魔悄悄侵入了他的身体。曾在沙场上百战百胜、锐不可当的拿破仑，如今在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病菌毒素和无孔不入的恶劣气候夹击

下 疲于应付。而且简直就像身陷泥淖 越抗争越往下沉 每一次病情稍有好转，往往就是下一轮病情更加恶化的开始。从不屈服于命运的拿破仑，这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事。

1821 年 4 月 10 日，临终前 25 天 他开始口述遗嘱。

在灰暗的油灯下，坐在床沿的拿破仑更显得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样子。每讲一句，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头，豆大的汗珠顺着蜡黄而又臃肿的脸颊往下淌。雄健的“狮子”变得像一头笨熊 以致他想站起来时，不得不一手扶在侍从的肩膀上，一手硬撑在桌面上。

拿破仑有多少话要讲啊！从 30 岁发动“雾月 18 日政变”成为法兰西执政府第一执政，33 岁被任命为“终身执政”，35 岁登上皇帝宝座 到 45 岁被迫退位 他统治法国 15 年之久 该向他的同胞交代些什么呢？还有，那生平最得意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最愉快的“百日政变”奇迹 最懊丧的滑铁卢之战 等等 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呢 其实 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该说的都说了 该记载的也都记载了，时间自然会做出公正的评判。

拿破仑深深地知道，尽管他被禁锢在这远离祖国、远离大陆的孤岛上已经 6 年了 但仍有许多人拥戴他 怀念他 因为他给新兴大资产阶级带来了利益，给法兰西带来了荣誉；也有不少人憎恨他，害怕他，因为他沉重打击了王党的统治，动摇了欧洲各君主国的地位。所以，只要他还活着，就足以让他的支持者希望之火不灭，也足以使他的敌人心惊肉跳，不得安宁。

活着多好！对企图置他于死地的敌人的警惕，远胜于对病魔警惕的拿破仑，临死也不甘心这么早就默默地死去。生要生得轰轰烈烈 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他在遗嘱中长叹：“我死得过早，……我死了 要进行尸体解剖，……把我安葬在塞纳河畔。”

●是死于胃癌 还是谋害

拿破仑死后的第二天。

“长林”坡地拿破仑住所弹子房内一张桌子上，安放拿破仑赤裸的遗体。遵照他的遗嘱，他将被开膛破肚，接受尸体检查。

这间较为宽敞明亮的屋子，曾是拿破仑经常展示作战地图，缅怀昔日驰骋疆场情景的地方。如今他的遗体也上了“疆场”尽管他的鲜血已经开始凝固。

屋子里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参加尸检的 8 名医生，一个个表情严肃，神色木然。虽然这 7 名英国医生加上来自拿破仑家乡的安通马尔基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但面对这样一具特殊的伟大历史人物的遗体，也不禁显得局促紧张。因为他们得出的结论将远远超出医学的范围，对整个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拿破仑生前多次抱怨，这火山岛的生活条件太差，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而他居住的“长林”坡地更是岛上最荒芜的地方。在多次抗议未见改善的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英国当局及其雇佣人员想谋害我。这将激起全人类世代代的义愤。”英国当局不得不公开辩解说，要谋害拿破仑何必远涉重洋，我们把他囚禁在岛上正是体现了宽大为怀的人道主义，并宣称：“长林是岛上最赏心悦目而又最卫生，非常有益健康的地方。”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还是让尸检做最后的结论吧！

下午 2 时。主检医生安通马尔基，在 7 名英国医生的监督、协助下，利索地打开了拿破仑遗体的胸膛和腹腔，血淋淋的五脏六腑顿时一露无遗。跟随拿破仑久经沙场的几位将军侍从，不忍目睹这残酷的一幕，不由得转过身去。参加尸检的医生则睁大眼睛，一个一个地观察尚有些许余温的器官，是否有病变或其它可疑的现象。

致死的病因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拿破仑的整个胃部几乎全面溃疡，只是由于胃的溃疡部位紧紧吸附于其上面肝叶的凹面，才勉强使胃部器官不致落入腹腔，延缓了病人的死亡。溃疡到这种程度，已经像癌的症状，安通马尔基医生这样认为，其它英国医生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一位英国医生注意到死者的肝脏比正常人肥大。他把这一现象写进了尸检报告。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折腾、察看，共形成了 4 份尸检报告，在场的医生都庄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拿破仑的随行人员提出，要把死者这颗伟大的心脏保存起来，由他们保管。圣赫勒拿岛总督赫德森·洛爵士感到这事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但要请示英国政府又来不及，便做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同意将拿破仑的心脏置入装满酒精的银瓶里，与尸体一同埋葬。

看来无需承担折磨甚至谋害拿破仑的恶名和责任，赫德森·洛爵士看完尸检报告如释重负。但报告中他的一位同胞医生写下的“死者肝脏比正常人肥大”这句话是那样刺眼。那位英国医生可能不知道，4 年前，服役于英国海军的奥马拉医生负责治疗拿破仑的病，曾诊断病人患了肝炎，这对声称“圣赫勒拿岛长林坡地是最卫生、非常有益健康的地方”的英国当局不啻是当头一棒。赫德森·洛总督恼羞成怒，斥责奥马拉医生是“信口开河的胡说”，有损大英帝国的名声，竟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结果奥马拉医生被驱逐出岛。奥马拉医生当然不服，回伦敦后发表了一篇题为《圣赫勒拿的声音》的讲话，引起欧洲舆论对拿破仑等流放囚徒的同情。现在尸检报告虽然没有把拿破仑的死因归于肝炎，但“死者肝脏比正常人肥大”这句话，也足以使人旧话重提，助长人们对圣赫勒拿岛环境卫生等生活条件的猜疑，给总督本人和他的政府带来有口难辩的麻烦。

“必须删去！”赫德森·洛总督把写这份报告的医生召来，向他

陈之以利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受制于人的医生在高压下，不得不将这句刺眼的话删除。

拿破仑死后的第四天。

按照拿破仑的遗嘱，他希望将他的遗体葬在祖国塞纳河畔的土地上。如果是一般的囚犯，这样的要求也许很容易答应；但对拿破仑来说，这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了。退位后被流放在厄尔巴岛的拿破仑曾创造了“百日政变”的奇迹，谁能保证他的遗体一旦运回祖国，不会创造一个“死人复辟”的奇迹呢？英国政府和法国波旁王朝深知这一点，所以断然拒绝了拿破仑的这一要求。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圣赫勒拿岛上寻找一块死者较为满意的地方来下葬了。这个到处是嶙峋山坡的火山岛，拿破仑生前抱怨它糟糕透了，但也不是没有一处满意的。他的随从知道，有一处幽雅的山谷，曾使成了囚犯的法兰西皇帝流连忘返。在那山谷的一角，有一道清冽的喷泉，苦于不能进一步施展宏图的拿破仑，时常在泉上高悬的美丽垂柳下仰卧，看蓝天白云，听山泉欢歌。他还时常让他的中国籍仆人，把泉水灌进银瓶，带到他住处享用。他说过，那是他希望长眠的地点。当他的随从提出将主人安葬于此时，很快得到了英国当局的允许。

5月8日，拿破仑的遗体运往安葬地点。无名的山谷，成了庄严肃穆的墓地。一件拿破仑作战时穿过的军用斗篷，象征性地覆盖在棺木上。没有可供灵车通行的道路，一队英国士兵把棺木抬往墓穴。能够亲手抬着伟大的敌人的灵柩下葬，这些士兵感到莫大的荣幸。跟随拿破仑到最后一刻的随从，欲哭无泪，拖着铅一样沉重的步伐，缓缓向墓地走去。紧随其后的，有圣赫勒拿岛的总督、海军司令及岛上所有文武官员。一位身穿黑袍的神父，喃喃有词地做着祈祷。从停泊在附近的军舰上，传来阵阵炮声，装有拿破仑遗体的棺木在炮声中渐渐放入墓穴。

“在暗淡的囚居中，沉没了惊人的拿破仑世纪。”俄罗斯著名诗

人普希金当年写了一首《拿破仑》长诗。尽管诗人祖国的大地曾遭受拿破仑军队的侵略，但诗人仍公正而充满激情地写道：“世人会长久地，长久地留下你血写的记忆，你为光辉的声名笼罩着，在荒凉的海波上安息……。啊，多么壮丽的墓场！……你将闪着不朽的光芒。”

19年后。

拿破仑的追随者们，一直没有放弃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实现其遗愿的努力。也许，英国政府认为把已经死了近 20 年的拿破仑继续‘囚禁’在自己的领地上，总免不了授人以不人道的话柄，而已经改朝换代的法国路易·菲利普国王，也觉得继续顶着压力拒绝拿破仑遗体回国，反而要激起公愤，不如礼待死者，安抚民心，因此都同意移葬拿破仑。菲利普国王派他的儿子儒安维尔亲王，率舰队赴圣赫勒拿岛起迎拿破仑的遗骨。当年志愿伴随拿破仑流放到该岛的幸存者，又被邀请为护送灵柩的成员。

墓地上，杂草丛生。离墓地最近的一棵小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兵，日夜守护在旁。山泉仍在不停地吟唱，但似乎少了昔日的欢快跳跃，多了几分如泣如诉的情调。风尘仆仆登上小岛，到这里故地重游的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墓穴慢慢地启开。所有在场的人都屏声息气，不知躺在棺木中的拿破仑会是一怎样。随着里外四层的棺木被一层一层地揭开，令人惊诧不已的现象出现了：拿破仑的遗体完好无损，安详的神态就像刚刚睡着似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1840 年 12 月 15 日。巴黎上空降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无数群众涌上街头，冒着风雪前往塞纳河畔的古老建筑物——荣誉军人院，去迎接拿破仑这一伟大的亡灵。一辆华丽的灵车，在盛大的军人仪仗队护送下，缓缓经过凯旋门，停在荣誉军人院门口。在荣誉军人院的圆顶大堂里，举行了隆重的接灵仪式。安详地躺在大理石灵柩内的拿破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遗愿，以一位光荣的老兵身

份长眠在塞纳河畔。

“我不怕我的声名受到什么损害。后世将公正地对待我。他们将把我做的好事同我所犯的错误进行比较。”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曾这样说过。

《悲惨世界》的作者、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对拿破仑做了这样的比较评价：“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雄才大略的。”

一切似乎已经盖棺论定。拿破仑已经安息，追随他的人们也得到了安慰。至于拿破仑的死因之谜，尽管尸检报告有点含糊其辞，但死于胃癌的说法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还会有谁去兴风作浪呢？

不过，且慢。毕竟死者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啊，请看——

●一百多年后的余波

1955年秋的一天夜晚。瑞典哥德堡市郊一所寓所里，刚吃过晚餐的牙科医生斯坦·福舒特，迫不及待地打开新买来的详细描述拿破仑生命最后岁月的《回忆录》。

这个年逾半百的瘦高个医生，是一个拿破仑迷。在他家的墙上，挂满了“荒野的狮子”，从幼童到上军校，从尉官到将军，从皇帝到囚徒的各个时代、各种仪态的画像；桌上，陈列着一尊尊这一伟大历史人物的雕塑；书架上甚至食橱里，更是摆满了有关拿破仑的报刊书籍。他的家简直可以称之为拿破仑的展览馆。

新出版的《回忆录》的作者，是福舒特医生早已熟悉的路易·马尔尚。他是当年拿破仑的内侍长，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其主人，直到拿破仑下葬于圣赫勒拿岛后，才回归法国。在复辟的波旁王朝

统治下，这个拿破仑的忠实信徒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他的风烛残年，几乎都沉浸在对拿破仑的追思之中。他倾其心血写出了这部《回忆录》 临终前交给了他的女儿。就这样代代相传 直到百年后才得以公开出版。

福舒特医生的目光，在一行记叙拿破仑遗嘱的字句上停住了，那上面赫然写着：“我死得过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盖世英豪遗恨绵绵，在临死前做如此感叹呢？

这是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福舒特医生的眼前，不时浮现出拿破仑撑着病躯 口述遗嘱的情景 面色蜡黄 浑身臃肿 脚裸关节的肌肉甚至浮肿得盖住了鞋沿 每说一句 都气喘吁吁。可是在许多记述拿破仑生平的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说，军人出身的拿破仑体格剽悍强壮，结实得像头公牛。就是在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期间 他也坚持散步、骑马。一个在拿破仑上岛时年仅 14 岁的英国姑娘 曾与他玩过捉迷藏的游戏。事隔 25 年，接近不惑之年的这位女士这样描述拿破仑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他骑在乌黑发亮的骏马上 昂首挺胸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显得气宇轩昂 神采奕奕 比油画上的皇帝形象更加令人瞩目，英姿非凡。顿时，我感到心房怦怦跳动 不知不觉中被一种神奇的魅力所吸引。”一个剽悍强壮 气宇轩昂；一个浑身臃肿，病入膏肓，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两幅图景啊！

也许，是圣赫勒拿岛与巴黎王宫生活条件的天壤之别，使拿破仑的身体难以适应，而出现病变；也许，从权力之巅跌落到成为囚犯，从可以为所欲为到处受人管束，使拿破仑的心理受到严重打击 而郁积成疾。可是 圣赫勒拿岛气候再恶劣 但毕竟岛上的空气是清新的；生活条件再差，但毕竟拿破仑还享有一定的礼遇，至少比他的随从要生活得好些；心理上再难过，但毕竟有一种东山再起的坚定信念支撑着，还有什么委屈能击倒他呢？

躺在床上的福舒特医生自问自答，心中总有一团解不开的谜。
“莫非就像尸检报告所说并几乎得到公认的，是可恶的胃癌使拿破

仑含恨而去？”一夜未合眼的他对又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 不免感到沮丧。“胃癌 胃癌……”他诅咒着 忽然眼前一亮 似乎一下抓到了这疑团的症结：所有的胃癌患者，在饱受病痛折磨之后，无一不是骨瘦如柴，为什么拿破仑却浑身臃肿？发生在这么一位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居然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一人想到。福舒特医生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马上翻身下床，搬出了记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生活情况的所有著作、图片等资料，一头钻了进去。他要从以往看来平淡无奇的一个个生活细节中，去寻找和发现一个个疑点和解开谜底的钥匙……

格外注重身上的整齐和清洁，是拿破仑一直保持到死的良好习惯。看来不洁病菌要侵蚀他，并不容易。他的进餐习惯也是最正规和简单不过的，一天两餐，一般在 10 时左右吃早餐 约 20 时进晚餐。他喜欢较为清淡的食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胃口一直不错。晚餐时他有喝上等红葡萄酒的爱好，有时也喝点香槟，但每次都喝得不多，稍多点就会脸红。看来引发胃部溃疡以致造成胃癌，定有其它原因。什么原因呢？

拿破仑的随从之一古尔戈将军，曾经提醒主人要警惕“酒中毒”。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情节。一次，拿破仑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位曾经舍生忘死保过皇驾，如今又忠心耿耿志愿跟随他流放孤岛的将军的关怀，赏赐给他一瓶好酒。这酒可以说是平时拿破仑独享的“御酒”。受宠若惊的古尔戈将军当即开怀畅饮，不料乐极生悲，喝完胃部非常难受。他当然不会怀疑皇帝的好意，但对这酒产生了怀疑，于是提醒拿破仑要当心酒中毒。这酒是从拿破仑在岛上的挚友，一位名叫巴尔科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那里拿来的。前述与拿破仑捉迷藏玩的英国小姑娘就是他的女儿。拿破仑尽管对他的敌人千方百计要谋害自己始终高度警惕，但丝毫不怀疑他的这位挚友，并特意挑选他来经办自己的伙食。所以 古尔戈将军的忠告，并未引起拿破仑的注意。

如果不是酒本身的问题，那一定是有人在酒里下了毒药，福舒特医生这样猜测。他虽然是个牙科医生，但对生物学和药理学颇有研究。他反复考察拿破仑从发病到发作致死的症状——胸痛、呕吐、腿软、浮肿、虚脱等等，心想，中了什么毒药才会出现如此症状呢？答案看来只有一个：酒内含三氧化二砷，也就是那个年代常用于谋杀的砒霜！

福舒特的思绪一下子又跳到了移葬拿破仑的情景：埋在地下19年之久的拿破仑的遗体居然没有腐烂，保存之完好就像刚刚去世一样。这一奇怪的现象，使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的大胆假设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因为砒霜具有保护遗体的功能，不少博物馆收藏遗体作标本，正是把砒霜用来做防腐剂的。

又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大胆假设，福舒特对拿破仑死因之谜的探究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整整4年，他一头埋在那花费重金采购搜罗来的大量关于拿破仑的资料上，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有关的传记作品和论文，其中不乏对拿破仑死因的最新见解及其证明材料。可是，如同泥牛入海，丝毫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一个无名之辈要推翻一个错误的结论，谈何容易；在传统习惯和偏见面前，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

伤心失望的福舒特真想向社会大声呼吁：如果你们不信，不妨开棺验尸，那时一切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就会证明我的结论是确凿无疑的！但转而一想，一个瑞典的无名之辈要想让法国政府挖地三尺，打开那重达35吨的大理石墓盖，来验证其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的假设，岂不更是白日做梦？

光提出疑点，进行推理，做出假设，这样“纸上谈兵”看来是不足以推翻已经形成100多年的定论的。开棺复验拿破仑的遗骸，又如同上九天揽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及。下一步怎么办？是就此罢休，还是寻找新的突破口？痴迷而又执拗的福舒特选择了后者。

新的突破口选在了拿破仑的头发上。在拿破仑所处的年代，保

留死者的头发，作为追思的遗物是很常见的。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位伟人，他的忠心耿耿一直陪伴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亲信随从，能不剃下拿破仑的头发，作为缅怀之物和稀世珍宝保存下来吗？福舒特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按照迄今为止的检验水平，要做出精确的结论至少需要 5 克的头发 而每克头发约 1000 根。现在别说收集到 5000 根拿破仑的遗发，就是找一根也绝非易事。但福舒特认定的事情 就是 10 头牛也拉不回来。他不惜倾家荡产，即使一发千金，也要不遗余力地收集起来，直到够用为止。

也许，他的执著和虔诚感动了上帝。1959 年 11 月，一份新出版的《分析化学》杂志介绍了苏格兰一位大学教授的最新科学实验成果，只要一根毛发便可达到预期的检测效果。“真是天助我也！”在哥德堡市图书馆看到这一介绍的福舒特，顿时心花怒放，忍不住叫出声来，引得周围不知情的读者还以为他的神经不正常。

半年后，繁华喧闹的巴黎城，出现了这位来自瑞典的不速之客。他是应拿破仑·波拿巴后嗣某王子之约 来面谈索取一根“先帝”的头发。在这之前，他给这位拿破仑的后代写过一封言词非常恳切的长信。然而 就像这巴黎的天气，上午还晴空万里，中午以后却阴云密布，那位王子打消了原先的主意，避而不见了。真是好事多磨。无可奈何的福舒特，就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小船，在车水人流的巴黎街头踟蹰、游荡。

在置放拿破仑灵柩的巴黎荣誉军人院门口，福舒特想起一个人来。他是该院博物馆的老董事“拿破仑专家协会”的会长，也是路易·马尔尚《回忆录》的编辑之一，名叫亨利·拉素克。“这位德高望重的会长，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福舒特于走投无路之际，叩开了这位会长的家门。

“恕我冒昧来访，实在是有一事相求。”福舒特不待坐定，便匆匆说明来意。豪爽而盛情的主人不加掩饰地说：“我的博物馆里有拿破仑的遗发。”说着，把福舒特引进了他的私人收藏馆，随手从陈